



战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7.7

新的战斗

短篇小说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〇三二部队政治部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8/16·字数90,000

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4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137 定价：0.33元

目 录

征途上	王怀志(1)
党委决议	张洪舜(24)
“老基层”	徐明辉(41)
培 育	耿发奎(59)
泉水清清	雪 水(75)
攻坚战	张洪舜(90)
特殊瞄准镜	张建国(103)
钢铁边防线	陈德惠(117)

征 途 上

王 怀 志

一

部队沿着陡峭的石壁，向雁愁山顶攀去。走在队伍最后边的副政委岱文亭，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抬头向山顶望了望。尖刀班的红旗已经接近山顶了，后面的队伍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绿色长龙，在漫山的巨石和草丛中时隐时现。战士们用双手抓住山石或草根，顽强地行进着。虽然已是深秋季节，但是汗水还是湿透了每个人的军装。他又看了看跟前的炮连，也开始登山了。这样的山势人走都很困难，何况驮着沉重炮身的马呢？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，他不禁皱了皱眉。这时队伍索性停下了。连长郑强气喘嘘嘘地跑来，还没到跟前，便喊道：“副政委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郑强外号“猛子连长”，这人膀宽腰圆，粗胳膊大腿儿，看上去浑身是劲儿。他当连长这几年，无论交给他多重的任务，从来说个“难”字。这次出发前，在全营干部会上，团长把改路走雁愁山的想法一提出，第一个响应的就是他。眼下，看他急的那样子，岱文亭知道一定是真有难题了。便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咳，”他大手向前一指，“真急人，这山又陡又滑，满山都是怪石，驭手在前边选路走，后边几个人连推带扛，老半

天马才迈出一步，遇到沟坎石块，马一后坐就把人弄个大跟头，差点儿把一班长摔零碎了。照这个速度，”他向山顶看了一眼，“哼，人家睡上一大觉，咱们也到不了宿营地。”他刚说到这儿，队伍又大步前进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俩一齐向前跑去。只见团长方形那细高的身材，军装已被汗水湿透了一半；稍显消瘦的脸颊上，微刻着几道皱纹；阳光下，宽宽的额头上挂着一串象珠子一样明亮的汗珠。只见他把一大捆青藤条交给战士小佟说：“每个班分上几根，都象一班那样，把藤条绑在马鞍子两边，一人在前牵马引路，两人在旁拉马上山，这样又省劲儿又没危险，速度还能加快。”说着他拉过一班马鞍上的藤条，敏捷地将马拖过一段乱石掺杂的陡坡。

队伍立刻活跃起来，有的战士又有了新的发明，在拉马人的腰上又拴上一根藤条，帮助往上拉。马也象抖了精神，走起来痛快多了。

郑强跑到团长跟前笑了：“团长，你咋不早说呢？”

方形转过头，一颗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。他拍了拍郑强的肩头说：“我这就说早了，本想难难你。看打起仗来你怎样上去！只要你把劲儿都使在这上面，准能想出办法。”

郑强搓着手说：“我真没想到，这条路这么难走。”

“打起仗来，比这难走的路还多着呢。所以，现在就得抢时间搞好训练。”方形刚说到这儿，突然一班的一匹马的前蹄顺着碎石坡“哗”地滑下来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用肩扛住马肚子。马蹄撞了他的脚背，血立刻洇红了袜子。

“团长你的脚！”郑强急忙上去要拉他。

“别管我，快把马拽上去。”

郑强使劲儿一扛马屁股，马越过了碎石坡的沟底。方形看了看碎石坡下的沟，在沟对面有块大青石，人可以跳过去，但马必须踏着碎石过沟底才能走过去。他顺手摘下郑强的背包，把它一头垫在大青石上，一头用肩一扛说：“来，让马踏着背包过去。”

“老方，这怎么能行！”刚跑过来的副政委岱文亭说。

“我来！”郑强一把夺过背包，往自己肩上一扛，然后向二班长一挥手，“快过！”二班长对身后的驭手喊了声：“过！”立即跑上去帮助连长一起扛。

岱文亭伸手将方形拉上来说：“快找卫生员看看你的脚。”方形说：“不要紧，擦破点皮，等休息时再说吧。”

马一匹一匹地踏着背包安全地过去了。方形看着郑强，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可他却发现副政委岱文亭的眉头皱起个大疙瘩。

部队来到山顶。休息了。

岱文亭找来卫生员，看着方形把脚包好后说：“老方，”他向山下那条通向公路的小道看了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却没说出口。

方形看着岱文亭的表情，知道副政委想要说什么了。

二

昨天，军里指示他们团一营，参加全军在万峭岭一带举行的山地进攻实战演习。由一营担任三个主峰的正面进攻和反敌集群坦克作战，以及山地迂回运动歼敌等科目。并指示

他们，这次演习是在接近实战的情况下进行的，时间长运动量大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特别是要准备吃苦。团党委决定，由团长方形和副政委岱文亭带领一营参加这次演习，三天赶到万峭岭。

从会议室出来，方形和岱文亭默默地走着，仿佛都在等待着对方开口。这时，从一营的操场上传来一阵口号声，一营的指战员正在开大会表决心。

方形停下来对岱文亭说：“我到一营去看看，你先准备准备吧，明天早晨就出发了。”说完，向一营操场走去。

岱文亭望着方形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又翻腾起党委会上的情景。一营刚刚结束三个月的战备施工，团长方形带着他们拉练回到营房，连口气都没喘，又要参加几个月的山地作战演习。而且这次演习条件苦、难度大、要求高，是一次综合性的实战演习，全军的各级指战员都要临场观战，这担子可不轻啊。考虑到这些，副政委岱文亭提出走三岔河大桥，然后上公路到万峭岭。这样走只有一百一十里路，可以挤出一天半时间休息，对于完成这次任务有很大好处。可是刚刚从外边回来参加党委会的团长方形，却提出要走雁愁山，说走这条路可以锻炼部队，对于完成这次任务，对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都有好处。这一点在岱文亭看来，团长的用意无非还是什么“传统”啊“经验”哪，他觉得，为了这些“老传统”“老经验”去吃苦，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提前赶到万峭岭，坐下来研究几条新经验，更有价值。意见出现了分歧。虽然大多数同志同意团长的意见，但最后方形还是看了看紧皱眉头的岱文亭，建议说：“晚上开一营全体干部会，看看大家的意见，再最后

决定吧。”

想到这儿，他也转身向一营操场走去。他觉得，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服团长。他走到操场，方形正在讲话，他右手搬着左手的三个手指，象是刚数完了什么；浓眉舒展，两眼射着深邃明亮的光；饱经风霜的脸膛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更显得威武严肃；带着几根银丝的头发，被微风轻轻地掀动着。只听他说：“……这些情况说明，我们离毛主席‘**准备打仗**’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，打起仗来很可能要吃一定的亏，就是对完成这次演习任务，也很不利。因此，我们要争时间、抢速度，提高军事素质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停了一下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，然后用一种更加庄严而又深沉的语调说：“同志们，一个月前，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离开了我们，使我们万分悲痛。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就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坚决走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。我知道同志们刚刚结束三个月艰苦的战备施工任务，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，一定很辛苦。可是要完成这次演习任务，要在将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，要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，不但要有过硬的军事本领，而且还要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这是毛主席在几十年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，亲手为我们培育的光荣传统，是我们百战百胜的一大法宝。因此，我们就应该在这次行军中准备吃苦，准备从实战出发，走艰苦的路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学会战争所需要的一切，把我军的光荣传统接过来，传下去，永远发扬光大，你们说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操场上顿时象滚过一声炸雷。

“团长，为了圆满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演习任务，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，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踏它个火灭刀卷！”炮连“猛子连长”唰地站起来，沉雷似地说道。

“团长，我们一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在这次行军中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，激发我们的革命精神，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！”

所有连队的连长、指导员都纷纷请战。

“团长，下命令吧！”

全营的同志也都请战了。

看到这些，副政委岱文亭停住了脚步。他准备好的理由，一下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

这些都是昨天的事情了。

雁愁山这条路，二十多年前，方彤曾经走过，他知道这条路的艰险，在战斗中他不知走了多少这样的路。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消灭敌人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以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革命精神走过来了。这些，不但使他们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，而且激发了他们旺盛的革命精神。今天一上午的行军，使他更感到走这条路的必要了。

雁愁山这条路，二十多年前，岱文亭跟着方彤也走过，他也知道这条路的艰险。不过，那时是被敌人逼的，拚着命也得走；可是今天，情况不同了，还有这个必要吗？炮连的马在路上出了两件事，要是再走下去，恐怕连演习也要受到影响了，这倒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想到这儿，岱文亭转过头，向方彤跟前靠了靠说：“老方，我看咱们还是改走公路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方彤转过身问。

“老方，走这条路最少有二百五十里。才走了一上午，就有不少新战士的脚打起了泡；还有炮连的马，走这样的路也太叫人费心。再这样走下去恐怕万峭岭的演习——”他把“习”字拖得很长，下面的话收住了。

“老岱，这些问题正说明走这条路的必要。为什么当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，脚上都没起这么多的泡？是因为我们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。我看过了，战士小佟的脚打泡，是因为他没掌握行军走路要领，袜子也大，鞋垫上有不少线头。还有，有的同志打了泡不知道如何处理。你看，”他指着炮连休息的地方，“他们连正组织大家总结交流行军的经验呢。今天他们确实受到了不少的锻炼。”

“团长同志，你讲的这些东西，我看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劲儿。要说经验，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；要说传统，不如早到争取一点时间，学几篇文章，讲几堂课，抓住根本，从思想上解决问题，也不会叫人家说什么单纯军事观点、经验主义。”

听了岱文亭的话，方彤的目光有些逼人了，但他还是很和气地说：“老岱，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得来的。坐在屋子里谈论一番，恐怕体会不会太深刻，也不会从思想上解决问题。我们让同志们在艰苦的实践中磨练思想，积累经验，这不是抓根本吗？怎么能说是单纯军事观点和经验主义呢？”说着，方彤向前走了几步，左脚一阵剧痛，使他不由向旁侧歪了一下。这不光是刚才马蹄撞破的疼痛，他左脚上还有几处更重的伤残呢！

“老方，”岱文亭叹了口气，也跟着向前挪了几步说，“你的脚走这样的路也太吃力。”虽然只有一上午的行军，但他说这话时，自己也感到今天的行军有些吃力。

方形微笑着轻轻地跺了一下左脚，动作是那样轻松，可脸上的肌肉却急促地抽搐了几下，拳头攥得“咯、咯”响。

见这两个动作，一个令人难忘的情景立刻出现在岱文亭的眼前：

那是一九六九年，当时的营长方形在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珍宝岛的战斗中，左脚掌被打穿，两个脚趾被炸掉，住进了医院。一天，副教导员岱文亭去看望伤口刚愈的营长。刚走到门口，发现值班护士默默地站在病房门外，紧咬着嘴唇，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。岱文亭急忙跑过去，向屋里一望，不觉愣住了。

原来，方形为了使伤口上的嫩皮尽快地变硬，早日重返战场，此刻他正在用冷水浸，用木板敲打伤口。刚刚愈合的伤口才长出薄薄的一层皮，透过薄皮还可以看到鲜红的嫩肉。

岱文亭急促地走了进去，嘴里喊着：“老方，你这是干什么?!”

可是，方形给他的回答是那面部由于疼痛而急促地抽搐和攥得“咯咯”响的拳头。

……

“老岱，就是为了让它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不吃力，现在才让它吃点力，你说对不对？哈哈！”方形打断了岱文亭的深思，回过头来问他。

岱文亭看着眼前这位使他没有办法的老战友，苦笑了一

下，眼皮眨了半天，也没想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。

出发号响了，方形对岱文亭说了声：“我还得赶回尖刀班去。”转身要走，岱文亭拉住他说：“你的脚实在受不了，跟在炮连后边，能骑马的路就骑上马走吧，我到尖刀班去。”说罢，他又皱了皱眉头走去。

方形望着他的背影，望着、望着，一直到看不见了，才挥了下手，向炮连的队伍走去。

三

队伍来到座落在山脚下的小村庄宿营了。这村只有几十户人家，大部分社员都去水库工地了，村里只有一些老年人和孩子。这时，他们正和战士们争夺着扫帚和水桶。

团长方形听完尖刀班副班长小金的汇报，独自走出这个欢腾的村子。来到村口，眼前是一片奔腾的河水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泛着金光。“真快呀！”他不觉说出口来。几天前，他来看这条路时，这里还是一条烂泥塘的山沟，眼下，引来了三岔河、清流河、永泉湖的水，看来沟口的大坝已经修起来了，这里很快就要变成一个大水库了。对面山坡上一排醒目的大字：“苦战三年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！”是啊，这块自己曾经流过鲜血的土地，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手中已经改变了模样。当年，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，不惜流血牺牲而冲锋陷阵时，就想到了这些，而且还想到了更远的将来，想到了人类的彻底解放……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，亲手开创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一伟大事业，现在留给了我们。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继续以不惜流血牺牲、冲锋陷阵的精神去战

斗，将毛主席的遗愿化为宏图。可是一想到这些，方彤不由得又想起了副政委岱文亭。刚才尖刀班副班长小金告诉他，副政委看到这条新引来的河水后，了解到这里没有船，只有一只临时用的木排，便决定改变行军路线，带着班长们先去看路了。方彤心里翻腾着：为什么那时他们过去了，而今天却过不去了呢？他默默地想着、想着，猛然，他神情一转，坚定地说：“对，他会同意的！”

“团长，同意什么？”“猛子连长”郑强走过来问。他身后跟着全营的连长、指导员。

“同意从这儿过去。”方彤回过头，用手向大河一指说。

“从这儿过去？可是没有船哪？”一连连长有点为难地说。

“没有船怕什么，咱们武装泅渡。”三连指导员说。

“那不行，咱们有些新战士还不太会游泳，就是人过去了，驮着炮的马也过不去呀。”炮连指导员接着三连指导员的话说。

“过了河还有七八十里路，要是过河误了时间，可就要影响演习了。”二连连长担心地说。

大家都有些着急了。

方彤把视线转向“猛子连长”郑强，这个沾油就起火的人，今天却没吱声，而是望着河水在发呆。方彤的眉头扬了扬，对大家说：“明天还有几十里路要走，如果过河误了时间，就要影响演习任务的完成，现在还有一条路可走，而且这条路又近又平坦，可是同志们，如果在明天的演习中遇到这样的路怎么办？要是明天不是去演习，而是去消灭敌人，没有别的路可走，那又怎么办？”说着，他那炯炯的目光扫过每一

个人的脸。他们都是带兵的人哪，应该怎样回答呢？

“团长，”郑强向前大跨一步，亮着大嗓门儿，“怎么办，就从这儿过。”几年来，方形不知给他出过多少难题，同时也不知给他鼓过多少劲儿，因此，他越来越懂得应该怎样带兵打仗了。今天的行军使他更加明白了团长的用意。他想到自己在家时划过竹排，便说，“这是林区，咱们可以扎木排划过去，行不行？”

“对，划木排过河准行。”

“咱们每个班扎一个。”

“现在就动手吧。”

大家纷纷赞同。

这时，郑强又出了个难题：“划木排虽然不难，可一次没划过的人也划不走它，几十个木排要几十个人哪！”

方形把拳一挥：“实践出真知，实践出经验。咱们现在就训练，所有的班长都参加，我和‘猛子连长’带着大家来回划几次，再把要领一讲，没问题，其他的同志马上扎木排！”

大家分头准备去了。

郑强拉住方的手说：“团长，你也划过？”

方形望着河水说：“二十多年前，我和副政委就是凭着一只木排，带着全班从这儿过去的。”

“那时候这里有水吗？”

“说起来话就长了，有时间再给你讲。”

全营的班长都来了，方形对大家说：“咱们加把劲儿，练好划木排的本领，然后请副政委来验收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。

于是，把大家分成几个组，用生产队的那只木排开始训练了。

方形和郑强一边讲要领，一边做示范，让每个人撑上一段儿……

四

吃过晚饭，方形打来一盆热水，放在地上，又拿过两个小木凳，把战士小佟拉过来说：“坐下，我给你治治脚。”

小佟咧着嘴坐下，把鞋袜脱掉，脚掌上露出三个大泡。这些泡本来挑过了，可现在又起来了。

方形把他的脚摁进水盆，取过穿上消过毒的头发的针，这些在他出发之前就准备好了。然后划着火柴，把针尖烧红，这才拉过一只脚，把针贴着泡根穿过，把头发系起来。他一边做着这些，一边说：“看着没有，这样挑泡里面的水才能放净，要不然针眼就会被堵死，泡越走越大。”他伸手拿起小佟的鞋说，“行军走路要把垫放平，鞋带要系的不紧不松，袜子也要穿正，不这样，非磨出泡不可。”说着他又掏出指甲刀，把鞋垫上的线头一个一个地剪掉。

小佟忽闪着大眼睛，他从团长那慈爱的目光里，深深感受到老一辈的关怀和爱护，他心头一热，差点流出眼泪。

“好了，这回再走上几百里也没问题。”方形把鞋垫递给小佟说。

小佟穿上鞋，跺了跺脚。真的，一点也没觉得疼。他高兴地端起水盆往外跑，差点儿和副政委撞上。

“老岱！”

“老方！”岱文亭兴奋地说，“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。”

方形微笑着拉过一个凳子说：“喘口气，先吃饭吧。”他顺手把桌上的报纸掀去，将饭、菜向桌边推了推。

岱文亭坐下，又将饭碗往里推了推说：“这个不忙，我先说说改变一下明天的行军路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这时方形的眉梢微微向上翘起。每当发现方形出现这种表情，就说明他有了不同看法。

前几天，在一营从施工地返回营房的问题上，他俩有了不同的打算。方形主张拉练回营房，这样可以为去万峭岭演习的行军摸索点实际经验，同时对部队也是个锻炼。而岱文亭认为三个月的紧急施工，连个星期日都没过，部队很辛苦，领导上也同意他们乘车返回，那就应该乘车，这样可以让大家养养精神，安安稳稳地定出几条演习的措施。所以他从工地上一回来，就去找方形，三条理由讲出后急等着回答，可当时方形就是这样的态度，最后他被说服了。可是现在，现在他一要定说服团长了。今天下午一到这里，他了解到这条河水才引来两天，这里没有船，这么多部队明天早上怎么带过去呢？这可不是二十几年前一个班、七八个人的时候了，要是一上午过不了河那就麻烦了。他有点埋怨团长了，本来就不该走这条路，既不是上级的要求，也不是没有它路可走，为啥要自找苦头呢？他又想到，如果团长坚持不改怎么办？那可就糟了心啦，不知要费多大的劲、吃多少苦头呢！于是，他决定亲自跑一趟，找几个群众了解一下路线，这样就更有把握说服团长。他了解的这条路是从公路插向万峭岭的一条便道，只有四十多里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就想好了怎样说服

团长。这时他咬了咬嘴唇，等着团长开口。

此刻，方形的思潮也在翻滚着。副政委为什么对走雁愁山这条路三番五次地提出疑问呢？这仅仅是怕影响任务的完成吗？问题不在于走哪条路，而是从这里他越来越感到在副政委身上逐渐地发生着一些变化。这几年在他的言论中多了一些东西，什么“经验主义”啦，什么“老一套”啦，等等，并说这是上边的新精神。对于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，副政委为什么这么容易地接受了呢？方形的思绪随着目光，在岱文亭的身上追索着。他也感到，在副政委身上，在多了这些东西的同时，也少了一些东西，那就是在繁重的任务面前，坚决完成的信心和勇气少了；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少了；在军事训练中，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少了。几十年前，困难比这多、环境比这艰苦、要求比这严格，可他还是做到了，表现出一股子革命“劲头”。今天，他恰恰是缺少这股子劲头。

“老岱，我们为什么要改路走呢？”

“老方，这不是明摆着嘛，眼前一片水，没有船，人、马能飞过去？”

“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”

“办法？办法当然总会有的，可好路就在眼前放着，为啥‘套大车进磨房’，直道不走偏要转那个磨磨呢？”

“为了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，激发我们的革命精神，为了使干部、战士在实践中学到本领，积累经验，就是为了这些。”方形回答道。

“又是传统、经验，我看有些东西在今天是不是……”